

抗日战争时期

# 威震神头岭

名誉主编 李德生

主编 范硕 吴纪学 符绩才

陈先义 编写



新世纪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a rural landscap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large, dark, rectangular structure, possibly a barn or a shed. To the right, a person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camera. The overall scene is somewhat hazy and has a historical feel.

# 威震神头岭

名誉主编 李德生

主编 范硕 吴纪学 符绩才

陈先义 编写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倩

封面设计：蒙复旦

责任技编：陈垂涛

I 246.8 / 15

战斗故事丛书

威震神头岭

陈先义 编写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番禺市印刷厂印刷

(厂址：番禺市环城西路工农大街45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70,000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5-1554-6/1·173

全套定价：32.00元

每册定价：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名誉主编 李德生

主编 范 硕 吴纪学 符绩才  
编委 范 硕 吴纪学 周均伦  
符绩才 丁志红

## 前 言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第一声枪响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为了纪念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创建70周年，我们精心编辑出版了《战斗故事丛书》，把它献给广大的青少年朋友。

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于民族苦难的历史、对于革命战争的艰难历程，往往知之甚少。事实上，每一缕阳光下的和平，每一寸土地上的安宁，都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都是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本丛书本着以史育人的目的，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广阔历史背景下，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一个个著名战斗故事，展示先烈们无私无畏、骁勇善战的光耀风采。青少年朋友们从中可以读到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惊心场面，东北抗日联军神机妙算、智捣敌巢的动人故事，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伟大壮举，邱少云烈火焚身不动摇的壮烈事迹。回顾历史，瞻望未来，希望这些可歌可泣的战

斗篇章、有血有肉的珍贵史实，能给青少年朋友们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在他们的心灵成长史上镌下难忘的一页。

本丛书得到德高望重的军队老前辈的热情支持，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为我们题写了丛书名，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常委李德生同志担任名誉主编。在此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作者的话

这套丛书，严格地说，不是我们写出来的，而是无数革命先烈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英雄史诗，是那些幸存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只是对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作为政治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英雄的事迹介绍给青少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使之成为教育、影响、鞭策后人的精神动力。

在编写的过程中，由于水平有限，肯定有不少疏漏和不完美的地方，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在此，向那些用心血给我们留下大量英雄史料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

1997年7月

## 目 录

- |       |    |
|-------|----|
| 巧渡金沙江 | 1  |
| 攻克剑门关 | 18 |
| 夜袭敌机场 | 31 |
| 火烧日本军 | 41 |
| 繁昌保卫战 | 51 |
| 七亘村大捷 | 71 |
| 威震神头岭 | 83 |
| 浴血小高岭 | 99 |

合并改编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





## 巧渡金沙江

1935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广西进到贵州北部，在遵义、桐梓、赤水一带和前来堵击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了几个月以后，为摆脱越来越多的敌人的包围和堵击，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示下，于1935年4月底分三路向云南进发。

在西进三路大军中，红色干部团是当中的一路，担任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并改编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干队。肖应棠担任二营五连连长。

4月的云南，天气开始热了，只穿一件单衣还不免汗津津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在欢迎红军的队伍一样；两边小山上，树木丛生，鲜花盛开，蜜蜂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但是，这美好的风光，红军官兵却连多看一眼都不能够。他们不能停留，因为后面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紧紧地追赶着他们。

这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肖应棠起来查哨，查到中央首长的住处时，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睡觉呢？正想向哨兵问话时，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楚是周恩来副主席。肖应棠在黑暗里立定了，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是肖连长吗？查完哨了吧！来，跟我进来坐一会。”

这里是一所地主的庄院，房子比较整齐。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古式的桌子，桌上摆着一盏灯火昏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在暗淡的灯光下，周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炯炯有神。唉！首长们日夜



操劳，太辛苦了。

坐下以后，周副主席问：“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肖应棠回答说：“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 120 多人。”接着周副主席又问到五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肖应棠都一一作了回答。周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战斗中打得很好，以后千万要保持这个荣誉呀。”

从周副主席屋里出来，肖应棠心上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五连情况，是一般的调查呢，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他的心嘣嘣直跳，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二天，部队没有出发，学员们都在抓紧时间做些清洁卫生和粮食补充等工作。有些人围着院子中央一口大锅煮衣服上的虱子，有些人弄了些稻谷在推米，有些人在补衣服，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肖应棠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地谈论。有人说：“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这有什么奇怪的，要么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要么就是前面有大任

务，需要准备准备。”又有人插嘴问：“你说有什么大任务？是攻打昆明呢？还是抢渡金沙江？”这一问，没人作声了，都拿眼睛朝肖应棠看。肖应棠说：“上级没指示，谁知道是干啥呢。”

下午，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衣服洗的洗了、补的补了，粮食袋子又鼓了起来，枪支刺刀擦得闪闪发光，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肖应棠怎么还不走。肖连长心里着急，出去打听了一圈，也没有确切消息。

第三天上午，敌人追得越来越近，已经出现包围的形势了，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命令。每个战士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中午，肖应棠看见团部传令兵朝五连走来，赶忙迎上去问：“团长叫我们吧？”传令兵说：“你怎么知道的？”肖应棠一笑，高兴地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团部坐满了人，除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味。见肖应棠等人进来，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

“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决定我团担负抢夺渡口的任务。我团也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并以你们五连为前卫连，并派一个工作组支持你们。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



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部队在作了简短的动员以后，便朝通往金沙江的最近的小路迅速出发了。肖应棠和副营长霍海元走在前卫排后面，指导员和工作组走在先遣队的最后。学员们自从在遵义、土城打了两个漂亮仗以后，士气高涨了许多；经过两天休整，恢复了体力。这次又承担了开路先锋的任务，更是兴高采烈，一路快步疾走，劲头十足。虽然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没有什麼路可走，而且天气炎热，太阳曝晒，但是大家每小时走 10 多里路，不但没有人叫苦，连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下子就走了一个通宵。天亮以后，休息了 10 分钟，大家把带在身上的冷饭吞吃一顿，喝上几口冷水，一气又走了七八十里。

部队这样急行军倒不要紧，只是苦了找来的向导：虽然他们生长山地，素以脚力著称，但跟部队一起爬山越岭却累得腰酸背痛，上气不接下气，嘴里直嚷：“走慢点哟！走慢点哟！”部队为了不耽误赶路，只好走一段路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是一个 40 多岁的汉子，他对直往金沙江渡口的山路十分熟悉。但是这人有鸦片烟瘾，瘾一上来，呵欠连连，鼻涕口水直流，连站也站不住。部队只得让两个人轮流架着他走，这才勉强跟上队伍。队伍翻过

了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60来里路的时候休息了一下。趁这个时间，工作组的同志和肖应棠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决定首先歼灭江这边的守敌，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渡江后打垮或歼灭对岸守敌，巩固渡口，迎接后续部队过江。

太阳下山，天色朦胧起来，部队快要抵达江边。远远看去，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分不清哪儿是树，哪儿是石头。山前，金沙江像摊开的一匹宽宽的灰布铺在那里，山脚下亮起点点闪烁的灯光，像敌人的眼睛在窥伺着红军部队。战士们心想，不知道敌人发觉了我们没有呢？可能已经在等候我们了罢？如果是这样也好，让我们见个高低。已经快到江边了，肖应棠向后传出口令：“金沙江到了，做好战斗准备！”

黑暗中，前卫排一排长忽然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向肖应棠报告了情况。

原来敌人已经知道红军进入了云南，因为害怕红军抢渡金沙江，连日来，陆续调来军队驻守在金沙江对岸的几百里防线上，不但控制了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的船都掠过河去，断绝了江两岸的交通。在这个渡口的敌人，还不断派出便衣侦探过河探查情况。今天，这些探子们不知是躲在哪里抽大



烟去了呢，还是敲诈老百姓去了，送他们过江的船一直等在江边。当红军前卫侦察排走到江边时，有一个船夫以为是自己人回来了，懒洋洋地问道：“回来了？”学员们随机应变地说：“回来了！”紧跟着几个箭步窜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的胸膛，把船和船夫都俘获了。

听完一排长报告，肖应棠迅速赶到河边，首先安慰了吓得发抖的船夫，然后向他们了解河对岸的情况。船夫们结巴了半天，互相又补充了一番，才把情况讲清楚。对岸镇子不大，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有保安队员三四十名。今天早上又来了正规军一个连，住在镇子右边。镇子中央临江处有一个石阶码头，码头上经常有一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为情况紧张，又增加了一名。敌人虽然害怕红军过江，但是认为这不是主要渡口，红军也不会来得这么快，所以防守还不太严密。

肖应棠和副营长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过江。指导员对船夫作了动员工作，船夫答应为红军摆渡。

肖应棠命令一排、二排随他首先过江，副营长和指导员、工作组都留在江这边，三排在江这边警戒，随时以火力支援。

三排沿着灰色的沙滩左右散开，枪口对准了灯光闪烁的镇子。肖应棠带领着一排、二排分头静悄悄地上了两只船，交待了上岸后的行动以及一些紧急情况的应对措施以后，两条木船便一先一后解缆离岸了。

这是一个有微风的夜晚，300多米宽的江面上，波涛起伏，木船被浪头打得“嘭嘭”作响，忽上忽下不停地颠簸晃动。有几个学员在帮着船夫摇橹，其余的都靠在一起，紧紧地抱着枪，以免被飞起来的水沫打湿了。

离岸越来越近了，镇子的轮廓清晰了，不时可以看见幢幢人影，听见人的吆喝声。大家的心紧张起来，握紧了枪。肖应棠目不转睛地望着镇子，心里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老天爷千万保佑我们过得去呀！”他平日从不迷信，这会儿不知怎么想起老天爷来了。

船靠岸了，他轻轻推了推身边两个已预先做好准备的学员，他们便端着枪跨上岸去，迅速地顺着石级往上走。只听见一个云南口音的哑嗓子问道：“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个学员没有答话。接着便听到一声低沉而严厉的喊声：“不准动！”听见这一声喊，肖应棠立刻带领学员跑步上





